

姚靈犀的《金瓶梅》研究

「開卷有得」之七

文字工作者 | 蔡登山

雖然大學問家錢鍾書（1910-1998）說：「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，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」？那是錢先生為了拒絕太多媒體記者的採訪的推托之詞，但我們「讀其書，可不識其人」乎？但對姚靈犀而言，他的許多著作都已被湮沒了，還需靠從日本再影印回來，對於他的生平資料更是少得可憐，我曾找遍網路所能找到的，就那麼一些，而且可信度是存疑的。2013年6月1日，因緣際會我見到了廣川醫院院長柯基生先生，目睹柯醫生的收藏，正如寫過《纏足：「金蓮崇拜」盛極而衰的演變》（*Cinderella's Sisters: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*）的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分校歷史系教授高彥頤



· 姚靈犀

（Dorothy Ko）在書中所說的：「關於姚靈犀的資料，柯醫生的收藏無人能出其右。」是的，全世界的圖書館似乎都沒有全套的姚靈犀的《采菲錄》，柯醫生居然收藏原版完整的兩套（每套6冊），另還有一些殘本。當然更讓人驚嘆的是柯醫生收藏大陸各省及臺灣的「金蓮」數目高達上萬雙，這在全世界的收藏也是「無人能出其右」的。因此曾經見過姚靈犀的歷史學者來新夏（1923-2014）教授，曾為文感嘆連姚靈犀曾長期生活的天津圖書館都只收藏一套殘本的《采菲錄》，而姚靈犀珍藏的金蓮想必也蕩然無存。但隔代有知音，柯醫生不僅保有姚靈犀的所有著作及未刊的詩詞稿《衰雪齋詩詞稿》10冊、《春還堂存稿》1冊、《小慙集》1冊，這12冊詩詞都是手稿，以書法名家的姚靈犀（他常為天津《風月畫報》題詞）將其以線裝的形式裝訂成冊，墨跡紙香如故。

從柯醫生提供的資料得知，姚靈犀名訓棋（此根據家譜，而網上資料誤其名為君素），字君素，號衰雪，筆名靈犀。其父名姚箴，母名卞堃德。根據他〈六六初度〉詩云：「朱顏易改笑華顛，枉說詩才老漸圓。初度斟兼元日酒，前生識遍大羅仙。蕭齋飽賞青松雪，檢府虛傳綠水蓮。差喜兒孫有餘慶，桑榆難得太平年。」而其中自注云：予生於清光緒己亥冬月廿九，為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。今年周六十六歲，適為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也。而網路資料說他卒於1963年，顯係錯誤。另高彥頤（Dorothy Ko）在前書中說：「根據他（姚靈犀）的朋友徐振五寫於一九六一年的一首詩，姚靈犀出生於己亥（1899）十一月三十日。姚靈犀的最後一首詩作，寫就於一九五九年。」此皆明顯錯誤，姚靈犀生於1899年陰曆11月29日，也就是陽曆12月31日。至於他卒於何年，目前尚無資料，至少到1965年元旦他還活著，高彥頤（Dorothy Ko）說他最後一首詩作，寫就於1959年，顯係沒見到〈六六初度〉詩。

姚靈犀江蘇丹徒人，從他的〈六一生日自述〉詩得知他生於貧困之家，三、四歲時，家遷到揚州，並入私塾，受業於一位老秀才，也打下他紮實的國學底子及後來能詩能文的才賦。

1917年他遷居天津，並娶妻查鳳琳。據天津著名崑曲家陳宗樞說：「（姚靈犀）風流倜儻，擅詩古文辭。才思便捷，流寓津門，在天津文藝界頗負盛名，為夢碧詞社成員。」夢碧詞社由天津著名詞人寇夢碧主持，據說「堪稱當代詞界最具水準、最有影響的詞社」。1922年姚靈犀去東北，他詩中所云：「隻身去邊塞，戎馬多苦辛。秋風落關榆，故鄉思鱸葦。」而這年年頭他的女兒彤光出生，年尾兒子姚齊也出生了。一家四口，使得他為謀生計不斷地奔忙，詩云：「年立賦言歸，又逐南車塵。白門未暮月，道路生荊榛。倉皇過沽水，另作入幕賓。時作或時輟，遭遇多遭迤。」由詩觀之，他謀職一直不順利。1925年秋，他在南京督幕時，有好友「唐棣猗、胡叔磊、畢素波，皆過江來問訊，舊雨重逢，歡言道故。……遂創吟秋詞社。事未成，而浙師侵境，先後與棣猗、叔磊，航海來京師。」1926年春，他在沈宗畸處認識傅芸子，沈宗畸讀了唐棣猗、胡叔磊、畢素波、姚靈犀、傅芸子五人的詩文後，而奇之曰：此五儁也。後來姚靈犀就直隸省署秘書，偕胡叔磊赴天津，公餘之暇，仍以聯吟為樂。1927年初夏，姚靈犀集傅、唐、胡、畢等五人，共成「南金」社。所以取名「南金」，蓋取晉朝薛兼等入洛，見張司空的故事。《晉書·薛兼傳》：「兼清素有器宇，少與同郡紀瞻、廣陵閔鴻、吳郡顧榮、會稽賀循齊名，號為『五儁』。初入洛，司空張華見而奇之，曰：『皆南金也。』」唐朝元稹〈春晚寄楊十二兼呈趙八〉詩：「寄之二君子，希見雙南金。」「南金」是比喻南方的優秀人才。「南金」社成立後，「久之同社文稿，集有盈帙，亟謀刊布，乃有雜誌之輯。芸子介弟惜華，文學優長，戲劇深邃，此編頗多臂助，亦續入發起之列。並推予主其事……」於是姚靈犀為《南金》雜誌社社長兼主編。

1927年8月《南金》雜誌創刊。《南金》社址位於「意奧交界32號」，姚靈犀擔任社長兼主編，編輯部有胡叔磊、畢素波、傅惜華等。除總社外，在北京另設分社，分社長由傅芸子擔任。《南金》為32開，每期約80頁左右。詩詞、書法、篆刻、書畫、隨筆、雜文、論文等應有盡有，另配有彩色插頁。作為綜合性文藝雜誌，其「內容文字之古雅，圖畫之清新，印刷之精美，久為世人所稱讚，稱其為北方唯一最美之文藝月刊」（《南金》第9期廣告）。《南金》前後一共辦了十期，根據柯醫生所收藏的合訂本觀之，姚靈犀每期均找當時名人或名書法家來題「南金」兩字的刊名，第一期（1927.8.10）鄭孝胥題；第二期（1927.9.10）羅振玉題；第三期（1927.10.10）金梁題；第四期（1927.11.10）邵次公題；第五期（1927.12.10）樊增祥題；第六期（1928.1.20）葉恭綽題；第七期（1928.2.10）袁中舟題；第八期（1928.3.30）寶熙題；第九期（1928.4.30）陳寶琛題；第十期（1928.8.30）紅豆館主（溥侗）題。另據《南金》第十期《戲曲專號》所刊載的〈本社特別啟事〉：「本社社長姚君素以事南歸，同人公推胡叔磊為津社社長，傅芸子為平社社長兼總編，一切事務統由胡傅二君負責……」也就是說，姚靈犀在第九期出刊後去了南方，姚靈犀南歸後，《南金》停刊了四個月，一直到同年八月才繼續出版。《南金》的組織機構因此進行了調整，原主編胡叔磊出任社長，主編一職則由傅芸子接任。社址也一度遷往法租界大陸大樓201號。而這期也成為《南金》最後的絕響了。

姚靈犀在《南金》雜誌除了連載《瑤光秘記》小說（該小說後來在1938年10月由天津書局出版單行本）外，又發表了〈非花記〉（只登一期，沒寫完）、〈畫詞記〉（後收入《思

無邪小記》一書中)、〈鑑戒實錄(上)〉、〈鑑戒實錄(下)〉等文章。而同時他在天津的《坦途》雜誌發表不少的詩詞作品,分別是:1927年第2期的〈金縷曲〉、1927年第3期的〈金菊對芙蓉〉、1927年第4期的〈金縷曲〉、1928年第5期的〈寶鼎現〉、1928年第6期的〈謝贈寶刀牋代作〉、1928年第7期的〈百字令〉、1928年第8期的〈湖月〉、1928年第9期的〈一萼紅〉、1928年第11期的〈論交〉。其中〈金菊對芙蓉〉是藉描寫御溝來感懷往事並不如煙,詞云:「怨葉流紅,殘螺漲碧,盈盈自繞宮牆。念良緣無分,好景無常,玉泉一出難回首。想年時,洗象風光,欄干徒倚,有人擲笛,偷譜霓裳。悵煖卅六鴛鴦,記照過眉痕,湔過衣香,更橫波闊偏,幾度興亡。葑蘆已冷前朝夢,算朱明,往事淒涼。李花亂起,無情綠水,曾葬紅粧。」而〈論交〉詩云:「承恩不在貌,論交不以利。酒食相徵逐,交情安可致。小人率如此,君子重道義。道義日益重,百事無虛偽。小人果斂跡,君子見真諦。試觀今之人,誰復知此意。酒食爲紹介,勢利則諂媚。見而爭逢迎,背面即譏議。賢者寒其心,不敢云友誼。貌美有時衰,利盡各猜忌。叔夜久灰心,孝標增憤恚。處之以中庸,先求無忤愧。」談的是君子與小人及交友之道。由此一詩一詞,即可知姚靈犀的詩詞造詣了。

記得姚靈犀的名字,最早來自周越然(1885-1962),周越然在寫於1944年的讀書札記〈《金瓶梅》與《續金瓶梅》〉一文,便提到姚靈犀的《瓶外卮言》一書,他說:「《瓶外卮言》爲研究《金瓶梅》者最佳最便之參考書,此書於民國二十九年由天津法租界天津書局出版。書內含(一)著者時代及社會背景,(二)詞話,(三)版本之異同,(四)與《水滸傳》、《紅樓夢》之衍變,(五)小札,(六)集諺,(七)詞曲等篇,共二百六十頁。〈小札〉係專名或土語之字彙;如蓋老(某婦之夫也),色系女子(絕好也),刮刺(勾引也),油水(侵潤也),四海(交遊廣也),眼裡火(目中出火,見則心愛也),不聽手(不聽指使也)等等,無不一一詳解之。」《瓶外卮言》在1940年出版,對《金瓶梅》有獨好的周越然,馬上購得該書,而且寫下提要,這或許是該書最早的書評。

之後這部研究《金瓶梅》的開山之作—《瓶外卮言》就一直無人提及,如李田意編的《中國小說研究論著目錄》、澤田瑞穗編的《金瓶梅研究資料要覽》、魏子雲著《金瓶梅探原》,甚至號稱相當完備的《金瓶梅研究書目》(宋隆發編)都不見著錄該書。一直到1980年3月,旅居美國35年,先後任美國勞倫斯大學、耶魯大學和印第安那大學中文教授的柳亞子的長公子柳無忌(1907-2002)教授,在臺灣的《書評書目》雜誌發表〈不見著錄的一部金瓶梅研究資料〉一文,才詳細介紹了姚靈犀的《瓶外卮言》。柳無忌教授說:「此書出版於抗戰期間早已淪陷的天津,所以一直不爲國人所注意,在國內亦未流傳。我手頭有的那本,爲昭和三十一年(1962)日本采華書林重印本,繼澤田瑞穗的《金瓶梅研究資料要覽》,列爲「采華學術叢書」第二號。書前有昭和三十一年采華書林主人的〈發刊辭〉。」「禮失而求諸野」,沒想到被時代湮沒的《瓶外卮言》,卻在域外的日本被重印出來。

柳無忌對此書的評價云:「這些文章,不論是轉載他人的作品,或作者自撰,其貢獻與重要性都次於本書下半部的幾篇。尤其是實爲洋洋大著的所謂〈金瓶小札〉(100至240頁,共140頁),凡有關小說中不易解釋,隱晦難詳的俚言俗語,均『一一拈出,考其所本』;此類工作,

對於金瓶梅的讀者極有幫忙。不僅此，文中有許多條，亦見於其他小說，及劇曲，因此極有參考的價值。此文簡直是一部俗語辭典，可以補張相《詩詞曲語辭》、陸澹安《小說詞語匯釋》、傅朝陽《方言詞例釋》、朱居易《元劇俗語方言例釋》書的不足。此外，如最後二篇〈金瓶集諺〉與〈金瓶詞曲〉的這種編集工作，亦沒有前人做過。」如同三、四十年前的周越然，柳教授也道出了〈金瓶小札〉的重要性，它是解開《金瓶梅》中俚言俗語的一把鑰匙，何況它還對這些隱晦難詳俚言俗語考其所本，這非對當時的名物、風俗等等有淵博的涉獵者不能為。而〈金瓶集諺〉與〈金瓶詞曲〉兩文，更有著開創的性質，姚靈犀也意識到，因此他在〈金瓶集諺〉後曾有一段話云：「此書方言俗諺，索解甚難。賞奇析疑，殊饒興趣。先此拋磚引玉，初非貴積輕珠也。俟有增補訂正時，再將《金瓶梅》之批評，前人記述，西門慶、潘金蓮之紀事年表，書中人名表，書中時代宋明事故對照表，暨《金瓶寫春記》，《詞話》本刪文補遺等，一併付刊，以成完璧。」只可惜我們不知道他是否完成這些工作，因為沒見到有增訂本流傳下來。

學者施蛰存（1905-2003）晚年寫有〈勉鈴〉一文，發表在1991年《學術集林》（卷二）。該文釋《金瓶梅》的淫具，卻能文字風雅有趣。文章說：「西門慶隨身帶有一個淫器包兒。這個包兒的內容，屬於藥物類的有『閨艷聲嬌』、『顫聲嬌』，這二者是同物異名。有『封臍膏』。屬於淫器類的有『銀托子』、『硫黃圈』、『相思套』、『藥煮白綾帶子』、『懸玉環』、『景東人事』、『勉鈴』。一共只有十種，大概作者所知道的已全部開列出來了。」施蛰存關於「勉鈴」的考釋，是因《金瓶梅》第十六回中有一首〈西江月〉云：「號稱金面勇先鋒，戰降功第一，揚名勉子鈴」。西門慶釋之：「勉鈴，南方勉甸國出來的。先把它放入爐內，然後行事，妙不可言。」由此可見，這小玩藝原為舶來物。施蛰存考據後總結勉鈴乃是「一個小銅球，遇熱能自跳動」。但他卻又不解，「爐」為何物？他認為「用不到放入爐中」。他以為：「緬甸男子以此物嵌於勢上，與婦人合歡時使其顫動，以求刺激」。「決不是放入婦人牝內的」。其實施先生把「爐」字，理解成爐子的爐，是錯的。「爐」字明明是女陰，這在《中國古代房內考》中就有這個解釋。

我們看一下姚靈犀的解釋：

勉子鈴 即緬鈴也。《談薈》及《粵滇雜記》均詳言之。淫鳥之精，以金裹之，其形如鈴，可助房中術者。見《辭源》「緬鈴」條。又《漁磯漫鈔》及他書皆謂鵲不停、石鏽，均此物也，而各異其名。

爐 謂女子陰也。亦名曰鼎，皆道家採補之流，巧立之名目也。

而另外施蛰存談到的幾樣淫器及春藥，我們在姚靈犀的〈金瓶小札〉中，也都找到了解答。

周越然有篇〈西洋的性書與淫書〉文中開宗明義即說：「性書與淫書不同。性書是科學，淫書是小說。性書是醫學，是心理學；淫書是謊言，是『鼠牛比』（案：吹牛皮）。西洋有性書，又有淫書。我國有淫書，而無性書。我們讀了性書，多少總得些智識。我們看了淫書多少總受些惡習。」姚靈犀的一些著作可說是性書，包括他的《思無邪小記》等等，而且是相當有系統的探討到「性」文化。有人推崇張競生（1888-1970），1926年他出版《性史》第一集，社

會嘩然，使他自己身敗名裂，甚至被稱為「賣春博士」。但若就他的《性史》而觀之，是有些「鼠牛比」（案：吹牛皮），因此後來譯著有《性的教育》和《性的道德》，並翻譯了英國葛理士的《性心理學》等書的潘光旦（1899-1967），在《性心理學》的譯者自序中說：「在有一個時候，有一位以『性學家』自居的人，一方面發揮他自己的性的學說，一方面卻利用葛氏做幌子，一面口口聲聲宣傳要翻譯葛氏的六、七大本研究錄，一面卻編印不知從何處張羅來的若干個人的性經驗，究屬是否真實，誰也不得而知。」潘光旦對張競生這種「野狐禪」的行為，是有所批評的。他對張競生出版《性史》更是深表不滿。周越然甚至說：「西洋性心理學中，常載許許多多『性史』。『性史』就是個人婚姻前後的實錄，心理學家據為研究資料的。首先印行這種資料者，是心理學專家艾理司氏。依科學言，性史全不誨淫。後來張競生採取了艾氏的意思編《性史》（第一集），為什麼大家譏笑他呢？因為張君的著作，確實誨淫。他的那篇董二嫂，是《癡婆子傳》的化身，當然不能登大雅之堂。張競生以後的小冊子，效慕張競生《性史》而作的小冊子，我見過的，總在一百五十種以上。這樣的多，都因為紙張低下的緣故。現在紙張缺乏，馬路上喊賣春宮，喊賣《性史》的癩三，幾幾乎完全沒有了。」時間有時是最好的證明，「搞噱頭，耍花招」的把戲，有時只能一時之間「嘩眾取寵」，終歸要被淘洗掉的。

據陳宗樞說，1944年天津尚在淪陷時期，偽教育局局長何慶元出面在法院狀告姚靈犀編印誨淫書籍，法院立案審理，經姚多方奔走請託，此案遷延近年餘，至1945年日本投降，不了了之。而據來新夏說：「但當年對此案就有不同傳說：有說是傳訊，有說是收監。據我父親說，姚先生被監禁過短時間，但一直沒有直接證據。」而據柯醫生所藏姚靈犀〈出獄後感言〉詩云：「……詎知風流罪，忽興文字獄。蛾眉例見嫉，豸目橫加辱。罰鍰二百金，拘繫一來復。方知獄吏尊，始知環人酷。……」姚靈犀確曾因為編撰《采菲錄》、《思無邪小記》等性學書籍被視為大逆不道而銀鐐下獄。

姚靈犀是一位博涉群籍，很有性格和獨有見地的人。來新夏說：「幾十年來，很少有人有文論及姚先生和他的著述。我則認為姚先生既非風流罪犯，亦非無行文人，而是一位社會史研究者，文獻、文物的收藏家，是一位獨具隻眼的學者。他是一個小人物，但他做了他認為應該做的事情。他承受了不該承受的苦難，即使他的著述中涉及『性』的問題，他也應被認為是性學研究者，至少應和張競生、劉達臨和李銀河等人相比論，給他的研究以應有的肯定。」而柯醫生也不無感慨地說：「近代名儒姚靈犀因著《采菲錄》，詳述纏足助性生活獲罪。西元1944年當金賽（美國性學研究開拓者）獲得企業捐助，專研性學時，姚靈犀因風流罪罰二百金破產，從此東西方性學研究進入消長分水嶺。」

今天我們重新點校他的著作，並重新出版它，我們覺得他在當時以無比的勇氣，開創很多的「第一」：他所編《采菲錄》，對有關纏足的史料可謂網羅殆盡，而且是前無古人；他所寫的《思無邪小記》，記錄有關性文化的資料一時罕有其匹；他的《瓶外卮言》對《金瓶梅》的詞語的辨析也獨一無二，而且稱得上是「開山之作」。面對這樣的人物、這樣的著作，我們似乎不該再讓它湮沒不彰了。